

跨語世代詩人 陳秀喜， 與她的和歌之友

| 拾藏物語

Multilingual Poet Xiuxi Chen and Her Waka Friends

| NMTL's Archive
SelectText by 熊一蘋
Images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

在文壇中，陳秀喜的形象經常被描述為充滿母性、樂於照顧所有人的「姑媽」詩人，不只是笠詩社的社長，更像是家長般的存在。她刻苦自學中文，最後成為跨越語言一代少數的女詩人的故事，也讓她成為傳奇性的人物。

陳秀喜的婚姻帶給她的痛苦，也是被許多人關注的面向。從少女時代被丈夫半拐半騙帶到中國，努力侍奉厭惡自己的婆婆、懷著身孕逃家卻遭到空襲，返臺後又長期面對丈夫的冷淡，留下〈棘鎖〉等控訴婚姻束縛的詩作。

在晚年，由於踏入了文壇，陳秀喜結識了幾位親密的男性友人，雖有曖昧，卻始終謹守友伴的名分。陳秀喜晚年的這些故事，正反映了跨語一代的孤獨，與渴望心靈撫慰的寂寞。陳秀喜贈蔡瑞洋的無名詩也以友愛為名，內藏的沈重與糾葛，正是把時代的重量壓在人性之上，才能展現出的複雜樣貌。

1967年4月，東京「枸橘」短歌會在臺北悄悄成立了分會，被眾人稱為「姑媽」的傳奇女詩人陳秀喜也是會員之一。

這時的陳秀喜沒有作家的名聲，只是一名普通的主婦，兒女們成年後有了工作和歸宿，這時的陳秀喜總算不必堅守母親的職位，但她也已經46歲了。之所以加入短歌會，是她透過大女兒的未婚夫的高校學長，認識了筆名孤蓬萬里的歌人吳建堂。

從加入短歌社團開始

透過層層轉述，陳秀喜告訴當時已有文名的吳建堂：「我也是短歌的愛好者，想和你見上一面。」這樣短短的一條訊息，讓陳秀喜的下半生與臺灣文壇結下不解的淵源。

在亟欲抹去日本殖民痕跡的國民政府統治下，日本文學的愛好者要集結在一起，還是得冒相當大的風險。之後擔任臺北俳句會主持人的黃靈芝曾說，他們就像是在做地下活動，甚至黃靈芝參加俳句會時總是帶著一把短刀，萬一遭到攻擊就能立刻出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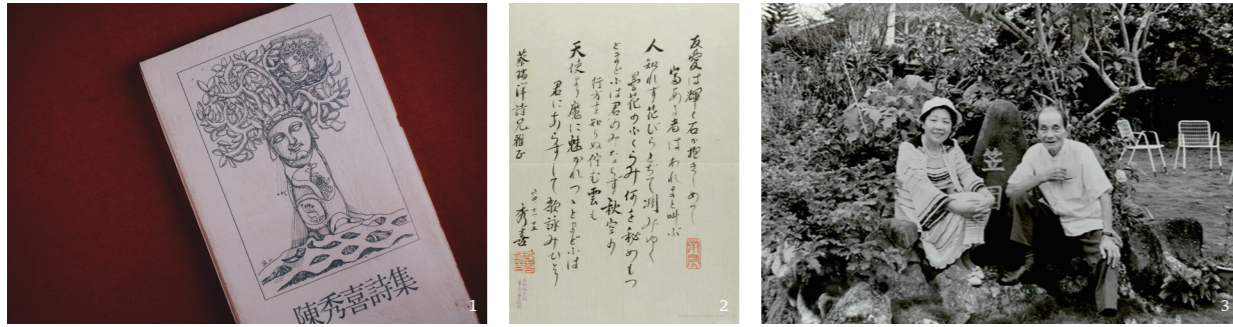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是這樣備受壓迫的時局，「枸橘」臺北分會的成立還是讓喜愛日本文學的人們成功碰面了。隔年，歌人們成立了「臺北短歌會」，會員們慣稱為「臺北歌壇」。雖以臺北為名，但臺北歌壇在臺灣南北都有固定的活動。主持人吳建堂說，之所以不取名為「臺灣歌壇」，是害怕讓政府聯想到臺獨思想。在密密麻麻的政治雷區中努力保有一席之地，這樣的執著，也反映了歌壇會員們的寂寞。

在臺北歌壇中，陳秀喜認識了吳瀛濤，應邀加入笠詩社，開始學習創作中文現代詩，成為「跨越語言的一代」的代表性女詩人；在這段期間，她也時常在歌壇的刊物發表短歌，那是曾受過日本教育的她，沒有跨過去的一面。

公學校畢業後，陳秀喜因故錯過了升學考試，之後因為這份不甘心開始自學，模仿自己喜歡的詩和短歌，開始用日文創作。對同樣經歷過日本教育的人來說，經常被當做公學校教材的短歌是他們童年回憶的一部分。日本時代成為禁忌以後，無論民族的認同為何，短歌成為了遙遠的鄉愁與心靈慰藉，除了陳秀喜，龍瑛宗、巫永福等人都提過類似的心情。

那些伴隨著詩歌的情感

在晚輩後進不斷加入的笠詩社中，陳秀喜是令人敬重的「姑媽」和社長；但對同為跨越語言一代、甚至失語的文學家來說，陳秀喜是少數理解跨越時代的寂寞，能與自己心靈共鳴的女性。也因為這樣，在陳秀喜的晚年，與經歷過日本時代的男性文人間，留下了幾段深厚的情誼與韻事。



- 1 《陳秀喜詩集》封面。（康文榮捐贈）
- 2 陳秀喜贈蔡瑞洋詩。（康文榮捐贈）
- 3 楊達與陳秀喜攝於笠園。（楊建捐贈）

加入臺北歌壇後，陳秀喜認識了中南分會的會長蔡瑞洋。蔡瑞洋是臺南的醫生，因熱愛文學而結識張文環、楊達、鍾逸人等人，經常出錢資助文壇活動，自己也從事文學創作。

透過蔡瑞洋的介紹，陳秀喜、蔡瑞洋和張文環三人成爲了知交密友，三人經常在張文環經營的日月潭大飯店碰頭，清晨時在附近散步，聊著詩與山村的寧靜生活。陳秀喜曾隨興往路邊的玫瑰花叢一站，要蔡張兩人各選一朵，看哪一朵最像是他們心中的自己。

蔡瑞洋和張文環都是喜歡歌詠女性之美的浪漫性格，言語間多少容易牽扯到陳秀喜。陳秀喜也是厲害角色，曾經當著兩人的面隨口做了一首打油詩，抱怨三人明明在美好山色中共宿一晚，卻沒人前來偷香，可見這兩個都算不上是男人。

當時三人都有各自的家庭，但三人都還是謹守友情的界線。即使如此，婚姻帶給陳秀喜的痛苦，也難免向友人傾訴。在一篇名爲〈知己〉的短文中，陳秀喜回憶自己因某個重大挫折決定暫時離開臺北，前往南投探望張文環。談話中，張文環突然告訴陳秀喜，能與她生活的男人，是最幸福的男人。陳秀喜聽了，反問張文環：「那你敢不敢與我共同生活？」雖然妻子就在身邊，張文環依然回答：「我是敢。」

這次見面的三個月後，張文環就因病離世。陳秀喜的悲傷尚未平復，同時又遭到丈夫外遇的打擊，經歷上吊自殺失敗後，終於協議離婚，獨自搬到關子嶺隱居，和同樣在關子嶺有別墅的蔡瑞洋成了鄰居，不時外出散步、閒聊。

作家陳秀喜

陳秀喜（1921-1991），新竹人。早期以日文寫作，包括日本傳統詩俳句和短歌，乃至現代詩。其日文短歌集《斗室》出版以後，發現自己的兒女都無法欣賞，因此，又努力使用中文來創作現代詩。陳秀喜的詩創清朗易懂，意象鮮明，情感充沛，大部分主題以自然草木或日常生活爲素材，詩句內容則直接表現出作者情感的真摯與民族意識的強烈。

在這段期間，妻子過世的楊達想找個老伴安慰晚年獨居的寂寞，一度託鍾逸人前去試探。沒想到陳秀喜說，自己早就在等楊達前來求婚，只是他老人家每次來都只顧著喝酒、講瘋話，害她失望了好幾次。鍾逸人當面碰了釘子，又看陳秀喜這時和蔡瑞洋已漸行漸近，便不再提起這件事。然而，陳秀喜和蔡瑞洋的山居時光還不到半年，蔡瑞洋也因病匆匆去世。病發當晚，蔡瑞洋一再挽留陳秀喜待在家用晚餐、喝咖啡，不斷說著：「現在回去，明天你就孤單了。」

年近半百才走進文壇，在交遊中重圓少女時代的夢想，好不容易得到兩位知己，卻在短短兩年間先後離自己而去，陳秀喜的悲傷久久難以平復。蔡瑞洋沒有安葬在預定的關子嶺公墓，他的妻子也不願將遺稿交給陳秀喜等人。最後蔡瑞洋只有少量作品發表在第90期的《笠》詩刊上，當期封面是一個令人聯想到上吊的繩圈。

將時代重量放進文字

蔡瑞洋最後發表的作品中，有一篇悼念張文環的文章，原先發表在《臺灣文藝》，但發表在《笠》詩刊上的版本多了許多段落。其中一個段落是，蔡瑞洋和張文環在日月潭大飯店的房間裡，激昂的討論起某位女性，兩人一致同意，如果能和那位女性共同生活，那真是死了也甘心。

政治的壓力、禮教的束縛，種種阻礙都沒有讓跨語一代停止在餘生中追尋倖存的友伴。沒有跨越過來、一直咬在心中的兩個時代的矛盾，也許只能在彼此的共鳴中和解。

陳秀喜贈送給蔡瑞洋的這首無名的日文詩，是在她剛結束被盛大歡迎的日本之旅，生命正因文學重新閃閃發光的時刻寫成。詩句描述著友愛，語氣既熱情又猶疑。這樣的文字，也許就是背負兩個時代重量的這一代人，情感燃燒得最爲燦爛的模樣：

“懷抱友愛光輝之石

富者只顧己

不爲人知花朵瓣閉合凋謝

曇花苞中隱含著什麼

感到疑惑的不只是你

還有不知秋空去處而駐足的雲朵

比起天使更受到魔鬼誘惑的人

不是你，所以就吟詠吧”

熊一蘋

臺大臺文所碩士，臺灣樂團愛好者。曾獨立發行《超夢》、《廖鵬傑》等作品。